

当代西方美学理论中的 主体观和身体意象

王晓华

(深圳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本文从身体主体论立场出发, 重构了当代西方美学中的两个身体意象系列——主体系列和客体系列, 揭示了两类身体意象的不足和相应理论体系的欠缺, 强调当代身体美学研究应该充分重视身体主体性, 建构出与身体的复杂性、丰富性、创造性相称的身体意象。

关键词: 身体; 主体观; 主体; 客体; 意象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3)04-0003-08

进入20世纪以后, 身体意象成为西方大众文化的宠儿, 有关身体的学术文本迅速增值。纵观西方当代身心理论, 我们会发现: 主体观决定身体意象的建构; 有什么样的主体观, 就有什么样的身体意象。从根本上说, 有关主体的定位不外有三: (1) 生存的主体是身体(身体主体观); (2) 生存的主体是灵魂(灵魂主体观); (3) 生存的主体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二元论主体观)。不过, 二元论主体观总是最终强调心对身的统摄作用, 所推崇的最终是精神主体观, 因此, 西方当代美学理论中的身体意象也主要展开为两个系列。

一、身体主体观的当代建构与美学理论中的身体-主体意象

从逻辑的角度看, 身体完全有可能是生存的主体; 如果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那么, 人就是实在的身体, 所谓灵魂(精神)不过是身体的某种功能, 因此, 生存的主体是而且只能是身体。正是依据这样的逻辑, 文艺复兴以后的部分西方思想家开始建构身体主体观。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曾说: “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名词, 一个思想严谨的人使用这个名词时, 仅指我们身体里那个思维的部分。”^[1] 同时代的另一个大哲霍尔巴赫则强调: “人是一个纯粹肉体的东西; 精神的人只不过是从小某一个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体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肉体的东西罢了。”^[2] 到了19世纪, 尼采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 “我整个地是肉体, 而不是其它什么; 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3]⁴³; “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 作为它的意志之手。”^[3]⁴² 马克思则提出了“肉身的主体”概念, 认为生活的本质是身体-主体的实践。^[4] 进入20世纪以后, 越来越多的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研究表明精神不过是身体的功能, 与独立精神实体(如灵魂)相关的观念群则常常被摒弃。^[5] 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 R. Searle)明确地将灵魂假说归结为“小人谬误”

收稿日期: 2013-03-10

作者简介: 王晓华, 男, 辽宁黑山人,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文化理论研究。

(homunculus fallacy)——以为所有的经验属于头脑中的小人。^{[6]80}头脑中没有小人,机器中没有幽灵,动物和人都是自我组织的身体。作为身体的活动和功能,意识只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意识过程就是生物学过程。^{[6]54}人就是身体,身体就是生存实践的主体。为了完成某种筹划,人的确必须使用自己的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之外另有一个超验的使用者:身体在自我使用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此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是同一身体给予感觉,又接受感觉,既是客体,又是主体。”^{[7]38}正因为“我是身体”,故而“我拥有身体”并“使用身体”。这些都属于身体的自我驱动、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对于身体的这种属性,现象学美学的代表性人物梅洛·庞蒂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不解之谜就在于此,即我的身体同时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注视着一切,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的能见能力的‘另一边’。它在看时能自观,在触摸时能自触。它是自为地可见可感的。这是一种自我,但它并不是从透明性意义上讲的我,……而是从言谈、自恋和固有意义上的自我——总而言之,是被置于一些事物中心的自我,它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一个过去,一个将来。”^{[8]129-130}在知觉中,身体是“感觉着的事物”,是“主观的客体”(sujet-objet),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终结之处。对于身体来说,“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失效了:“重新将我的探索的诸环节,事物的诸方面联系起来,以及将两个系列彼此联系起来的意向性,既不是精神主体的连接活动,也不是对象的各种纯粹联系,而是我作为一个肉身主体(sujet charnel)实现的从一个运动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换,这在原则上于我始终是可能的,因为我是这一有知觉、有运动的动物(这被称为身体)。”^{[9]151}经过这番转换,梅洛·庞蒂就至少在知觉层面上确认了身体的主体性。虽然他的理论并不彻底,但依旧敞开了一种理论前景:将身体作为主体来研究。对于身体的主体性,法国著名思想家德勒兹(Deleuze)也进行过独特的阐释。在1962年发表的名著《尼采与哲学》中,他将身体定义为“力的总和”:“什么是身体?我们不准把它的界定为各种力相互竞争的战场,即多元的力相互争夺的营养媒介。因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媒介’、力的战场或战争。只有相互处于‘紧张关系’的力才存在。每一种力与其他力相关,它要么是服从其他的力,要么支配其他的力。界定身体的正是那种支配力与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身体。”^{[10]59}任何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会构成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被外在的力量所决定,因为力(能动力和反动力)都来自身体:力是身体的属性,拥有力的身体通过“开发环境来加强和创造形式”“侵吞、占有、征服和支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10]63}与身体相比,意识总是显现出奴性,“它不过证实了比它‘更优越的身体已然形成’”;拥有意识的身体是主人,随时可以重塑自己,故而“每个身体都是鲜活的”。^{[10]59-60}虽然德勒兹的描述不无自我矛盾之处(如他有时将身体当作力偶然的产物),但他的言说无疑更全面地再现了身体的身份和地位。法国美学家热迪(Henri-Pierre Jeudy)则更进一步,试图将身体定义为美学的主体:既然身体就是我,那么,“人体美学不再真正属于客体范畴,问题不再是使人体提升到艺术品等级,而是人体自我确立为普遍美学,肉体自我先验地就是美学。”^[11]由此可见,在缓慢生长的当代身体主体论思想中,有关身体-主体的论述更加细致化了:他/她建构世界、创造自我、使用工具、沟通万物但又被建构。由此衍生出的身体意象也具有辩证的品格。

需要指出的是,身体-主体本身就是个肯定性的意象。它需要证明、解释、演绎,但并不必然需要其他意象的支撑。正因为如此,隶属于身体主体的子意象并不多。就本文所涉及的当代文本来看,这些子意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枢纽。在梅洛·庞蒂看来,任何身体都组建属于自己的环境,“自己制定其环境的标准”。^{[12]112}建构并制定标准的身体是中心,事物环绕在其周围。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是环境的枢纽。梅洛·庞蒂喜欢用这个意象,借以说明身体的主动性:“我的身体确实也是世界的枢纽;我知道物体有几个面,因为我能环绕物体一周,在这个意义上,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到世界。”^{[12]116}身体属于事物之列,但不是普通的事物,因为它在事物中组织着事物,以其活动让事物环绕在他的周围,以至于“事物成了身体本身

的一个附件性或者一种延长,事物就镶嵌在它的肌体上面,构成了它丰满性的一部分,而世界也是由身体的材料来做成的。”^{[8]130}作为感觉主体和组建世界者,“我的身体是所有物体的共通结构”,给予世界(包括他人)以意义。

2. 心脏。枢纽是运动的汇合处。属人的世界源于身体而又回到身体。无数的线条从身体出发,抵达其他实在者。这些线条传达的不仅仅是机械力。如果说属人的世界是活的存在,那么,身体就是世界的心,滋养和支配世界,赋予其他世内存在者以生命。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如心这个事实首先体现在感觉层面:“是我的目光支撑着颜色,是我的手的运动支撑着物体的形状;更确切地说,我的目光和颜色结合在一起,我的手与坚硬和柔软结合在一起,在感觉的主体和感性事物的交流中,我们不能说一个在起作用,另一个接受作用,不能说一个把意义给予另一个。”^{[12]274-275}没有感觉的身体,就没有绘声绘色的世界。我们作为身体感受这个世界,将世界的意象安置在身体之中。事物只有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才能获得被理解的资格。

3. 抵抗者。在当代西方主流美学场域,身体的主体性仍被遮蔽着。假想的“我”凌驾于它,人们以“我”的名义压迫身体、规训身体、改造身体。它被视为柔顺的质料,似乎可以被铭刻任何记号。然而,身体即为主体,就必然具有其意志,能够显示其抵抗品格。随着身体主体性的逐渐敞开,抵抗者的正面意象也开始进入美学文本中。论述身体意象时,德勒兹曾谈到过它“逃亡”的努力:在文学中,作家巴勒斯最好地暗示了身体试图通过一个属于自己或处于自己周围的一个点、一个洞而逃脱的努力:“强尼的身体缩成一团,靠近自己的下巴,每次痉挛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呀,他肌肉鼓起,大叫了一声,而他整个身体试图通过性器而逃脱。同样,在培根那里,《带有皮下注射器的躺着的人体》(1963)并非如培根自己所说,是个被钉在一处不能动弹的身体,而是一个试图穿过注射器的针管的身体,并试图通过起人造器官功能的小洞或逃遁点而逃脱。”^{[7]21}身体试图逃脱,既说明它被压抑乃至囚禁,又说明它具有主动性。对于试图压抑它的力量来说,逃脱无疑意味着抵抗。抵抗中的身体不仅试图从被压抑、监禁、迫害的地方逃离,而且能够进行自我标记、自我表征、自我定义:“身体同样能够以反抗性的方式进行自我标记和自我表征,故而它不仅仅是抵抗的被动场所,而是抵抗的主动手段。”^{[13]114}用基波莱特的话来说,身体会反抗、逃离、颠覆强加给它的“官方的纪念碑式的光滑表面”,反过来书写对方(writes back),显示自己的深度和不羁品格。在抵抗过程中,身体展示自我标记和自我表现的能力,显现出部分的主体性。

从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美学理论对身体主体性的描述还远不完整,尚未充分展示其理性之维。显示主体性的身体大多是感性活动的承担者,相应的意象还远未复杂到与其丰富性相称的地步。只有感性、欲望、冲动的身体是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它表征着当代西方身体-主体理论的欠缺。

二、否定身体主体性的当代思潮与身体客体意象的复杂化

对于身体的态度决定于人们的定位:它究竟是集主体与客体两种身份于一身者,还是纯粹的客体?倘若将身体当做纯粹客体,那么,有关它的言说必然具有否定意味:论者已经假定了高于身体的存在——精神主体;相对于后者,它被规定、驱动、建构,必须不断否定自己的现有形态。这种思潮诞生于古希腊时期,贯穿了此后的西方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其形态变得更为复杂。

在20世纪上半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论述就敞开了身体客体论的逻辑。当他写作《材料与记忆》时,大脑与思想的关系业已日益明晰:即使思维具有超越大脑的主体,它也与大脑的运动密切相关。面对这个事实,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组织自己的话语。支持身体主体论者自然获得了新的证据,打算捍卫灵魂地位的人则需要做出新的辩护。柏格森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承认精神与大脑的密切关

系,但否定它就是大脑的功能:“身体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比大脑状态广阔得多。换句话说,大脑状态仅仅标志着精神状态的一小部分……”^{[14]3}那么,这多出的部分是什么呢?是知觉。在柏格森看来,任何实在的东西都呈现于知觉,因此,知觉是存在的前提。^{[14]16}在知觉场域,包括身体在内的存在都是形象:“这样一来,在物质世界的集合中,我的身体是一个形象;其行动如同其他形象一样,接受运动并且反射运动,也许只有一个区别,即在一定范围内,我的身体似乎对如何保存它接受的东西做出选择。”^{[14]10}说完上述论据以后,柏格森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我的知觉在我体外,而我的情感则在我的体内。外部对象存在于我知觉到它们的地方,存在于它们自身,而不是存在于我的身体之中。”^{[14]44}要超越身体的局限,知觉就必须抵达身体不在的地方。既然如此,知觉就不可能是身体的功能。它另有其主。这就是绵延的宇宙生命本身。至于这宇宙是什么,习惯于暗示的他并未明说。不过,在论述身体的功能时,他明确将身体定位为工具:“我们的身体是行动的工具,并且仅仅是行动的工具。”^{[14]204}可是,谁在使用身体这个工具呢?只能是不同于身体的存在。柏格森强调“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已经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习惯于使用隐喻的他说:“身体与精神犹如两条以直角相交的铁道线。”^{[14]202}恰在精神与肉体相交的地方,精神找到了使用肉体的场所,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表现世界本身。

在很大程度上,柏格森的选择表征了20世纪西方美学家的主流立场。视身体为客体的思想在20世纪不但始终延续着,而且支配着大多数西方人的身心观。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客体论身体思想主要沿着两条道路展开自身:(1)将身体当做解构的工具;(2)视身体为改造、加工、美化的对象。这两条道路时分时合,轨迹复杂,但其主旨却不难把握——回避身体的主体性。

法国美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是第一道路上最为声名显赫的行者。在《惩罚与规训》等书中,他重构了西方文化监禁、惩罚、规训身体的历史和机制,试图从中发现、把握、揭示权力运作的秘密。1982年2月3日,在法兰西学院举办讲座时,他提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身体观——身体是灵魂的围墙。^[15]对此,他未做深论,因为他感兴趣的是一种微妙的位置转换:“福柯颠倒了‘灵魂居住在身体的监狱中’这一存在的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基督教教条。或者至少说,启蒙运动颠倒了这种关系。……如今是身体被监禁在灵魂的监狱中。灵魂通过理性的控制,通过对身体的制度化的规训和持续的监视,更加以科学上合法化了的压制实践,在身体上施加了巨大的力量,使他变得柔韧和顺从。身体是由灵魂的冲动塑造的。那些冲动是压迫性的。”^[16]与动辄实施酷刑的专制时代相比,西方18世纪以后的身体惩罚无疑温和得多,但福柯眼中的身体仍被监禁在“灵魂的监狱”里。他通过细致的审视、勘察、解构,发现当时的身体依旧是权力实施统治的对象。制定尺度者是权力主体。权力源于整个社会体系,它抵达和改变处于不同位置的身体。从古典时代开始,身体就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属于它的普遍美德则是服从。到了近代,这种美德成为“机器”(人体机器)的特性。对身体的控制日益精致和微妙,“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和行为的精心操纵”诞生了。围绕着对身体的管制,现代社会发展出了一整套权力技术,军营、监狱、工厂、精神病医院、学校都是驯化身体的场所。权力机制的具体样式可能发生变化,但身体的被支配地位却不会发生改变。它属于对象的系列,显现为肉体-武器、肉体-机器、肉体-工具。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构成了福柯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然而,他的言说有个致命的欠缺——将身体界定为绝对的客体,很少提及身体的抵抗。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忽略了:谁在统治、规训、重塑身体?是灵魂,还是身体自身?存在既不依赖身体又脱离灵魂的权力体系吗?自称“历史学家”的他没有回答这个哲学层面的问题,身体的终极地位问题在他那里依然是暧昧的。

比之于规训,被装扮似乎能够增加身体的美学属性,应该给身体带来欢乐。从人类诞生之初,如何装扮身体就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同阶层的个体以饰品、纹身、龋痕、衣服、武器装扮身体,显示自己的地位、归属、风格、品德和美。进入现代以后,物质生活渐趋丰盈,身体装扮术也日益发达。到了20世纪,塑

造身体更是上升为重要的事业:“公众对于身体的关注也有大幅增长。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充斥着有关专题,讨论身体意象/形象,整形手术,如何让身体看上去始终青春焕发、性感十足、美丽动人,有关减肥和健身的生意现在成了千万美元的大产业。”^[17]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似乎总是沉默无声,温顺地接受改造:“身体是无声的物质,为了获得某个令人满意的物性,人们无休止地给它造型、打扮和装饰。”^[18]许多人自信地觉得自己可以像装扮宠物般装扮身体。按照公认的尺度,人们制造、改变、重塑自己的身体,身体则是被打量、注视、品味、裁决的审美客体。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她们的身体属于自己,决定其未来的却是男性的审美观:“由此观之,对于某些女性而言,身体成为一项规划的方式与其说是表达了她们的个体性,似乎更像是反映了男性的设计和幻想。比如,不妨说演艺业和模特业就是在鼓励女性遵照男性的审美观来改变自己的身体。”^[17]¹⁸由于性别因素的影响,身体的客体性在她们这里更明晰地凸现出来。在身体之上,隐秘的主人似乎掌控了身体的美学化进程:“一旦意识到身体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项规划,连带着就要承认,身体的外表、尺码、体型甚至内容,都有可能依照其主人的设计,接受重构。……在这种清晰下,身体变成可塑的实体,在其主人的时刻用心和艰辛劳作之下,得到形塑和打磨。”^[17]¹⁵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突破身体的表层,改变身体的深层构造(如基因),创造新的人体器官。这一切都在“主人”的掌控之下,属于他们的规划。反对身体装饰术的女性主义者同样号召个体“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然而,这个主人是谁呢?是灵魂吗?难道身体的主人不是身体自己?在时尚界和日常生活场域,此类问题很少被提出,几乎从未被郑重对待。事实上,不管身体的主人是谁,身体的客体命运都似乎无法改变,它都只能展示自己作为客体的面相——不是身体在自我塑造,而是“人”塑造身体。事实上,这类身体意象越多,身体被遮蔽的程度就越大——它作为主体的形象和姿态被忽略、否定、抹去。它的流行客观上损害了身体美学的声望——提倡身体美学,似乎就是鼓励装饰身体的商业行为,就是在与大众传媒和资本合谋。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舒斯特曼提倡身体意识时事先考虑到了可能的反对意见:“我们的文化岂不是已经有太多的身体意识了吗?——人们尤其过度关注我们身体看上去如何、它们有多重、其气味是否诱人、如何将之装饰得有格调、怎样通过药物和强化性的训练让它更擅长运动。”^[19]这类担忧恰恰说明了客体论身体观的强大,也昭示着建构身体-主体意象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在当代美学理论中,有关身体的客体意象依旧繁杂多样。随着现代照相技术的极度发达和影视业的兴旺,形象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身体意象则是这个帝国的中心。每个影像都不可避免地设定了身体的存在。即使它不直接展现人类身体,观众和读者也可以想象他们的在场和动作。不这样做,人就无法判断影像的意义。恰如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影像体系也发源于,环绕,回到人类身体。这本来暗示着身体的主体地位,但滞后的身体哲学保留了“机器中的幽灵”。于是,对灵魂的信仰在形象帝国的时代里延续下来。不少人依旧相信灵魂在掌控、支配、认识一切。受这种信念驱使,当代人创造了无数身体-客体意象。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显得有些陈旧,较有新意者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 玩偶或模型。1975年,在解读拉·梅特里《人是机器》一书时,福柯曾说:“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隐喻,他们是政治的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缩微模型。”^[20]他虽然谈的是自己对近代身体思想的理解,但创造出的却是当代的身体意象。事实上,木偶是20世纪曾经广为流行的身体隐喻。在这个隐喻中,身体沦落为完全被决定的存在。这显然是对身体的彻底贬抑。然而,身体至少拥有感觉层面的主体性,不是纯粹的木偶。正因为如此,许多文化理论家都批判性地使用这个意象。早在1953年,梅洛·庞蒂就曾如此说:“我永远不能够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思考他人的思想:我可以想象他在思考,能够在这一四肢能动的木偶背后根据我自己的呈现样式构造属于他的呈现样式。”^[9]¹⁵⁴不过,他随后又强调“我说那里存在着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四肢能动的木偶。”(同上)显然,在他看来,想象他人是木偶并非合情合理:我们面对的是人,是活生生的身体,是能看见我在观看的能

动者。美国哲学家赖尔也反对木偶意象,认为心灵不能随意支配身体。^{[8]72}

2. 战场。作为纽带和接收器,身体占据空间,展开为活动的场所。场所也是当代西方思想家喜欢的身体意象。大名鼎鼎的福柯就将身体当作权力展示自身的场所。在他眼里,身体温顺,容易改变,为权力所钟爱。受福柯的影响,有关身体的场所意象日益流行。身体被当作各种力量相遇、冲突、交战的场域(field)。在一张很有创意的海报上,《你的身体是个战场》(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这样的大标题分外夺目。^[21]这个海报是女性主义者的杰作,意在于推动女性反抗社会的压迫和控制,但它所使用的隐喻却敞开了客体论的身体观——战场是战争展开的地方而非参与战争的主体。在战争中,身体仅仅提供场地,并不参与博弈。作为战场,冲突的各方进入其中,冲锋陷阵,攻城略地,此消彼长,但承受冲突的身体却无法改变冲突的进程。它被攻陷、掠夺、破坏、拯救,变得荒凉或者恢复生机,其命运取决于他者的较量。那么,在身体中作战的是谁呢?灵魂?社会?悬空的权力?这些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自明,实则处于晦暗之中。人们激情洋溢地投入想象中的战斗,却根本不知道作战的理由和作战的主体都可能是纯粹的虚构。

3. 书或任何可以打上记号的表面身体是各种力量相遇的场所。力量之争总会留下痕迹。1977年,福柯曾说:“身体展示过去经验的痕迹,同时也引发欲望、失败、错误。”^{[13]7}痕迹是穿刺、切割、烙刻、书写留下的结果。它们是些记号。被打上记号的身体像书一样,显示着被预先规定的意义、禁忌、价值观。规定它的外在力量是社会,内在主体则是灵魂。大名鼎鼎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22]272}图画是反映,是第二性的存在。在身体图画的后面,灵魂暗中规定着内容。相对于灵魂来说,身体不过是被决定的客体。在分析法律与身体的关系时,德赛图(De Certeau)曾强调“没有任何法律未被刻写在身体上”——“从出生到死后的悼念仪式,法律都控制着身体,以便使身体成为它的文本。”^{[13]112}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是法律借以标记自己的书卷,可见而又可读。皮肤是书的封面,肉是书的内页,被书写的记号则是书的字词。对于德赛图来说,“书是身体的唯一隐喻”。当然,书仅仅是各种痕迹之一。将身体比作书,强调的是其客体性。在基波莱特看来,痕迹的诞生表明身体已被征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主体的征服标记在我们身体的表面”。^{[13]7}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标记都在那里,表征着人类身体对阶级、性别、种族、亚文化、宗教、时尚、法律的归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表面看似光滑,实则疤痕累累,分布着可见和不可见的符号。作为痕迹的居所,它如书、如雕塑、如大地——任何被书写、铭刻、穿刺的客体。痕迹位于表面,但铭刻痕迹的结果却抵达身体的深处。通过解读痕迹,人们探测和解读身体的内部秘密。可是,在身体的深处隐藏着什么呢?灵魂?还是身体自身?作为主动和被动的交叉点,身体为什么非得接受被刺穿、切割、烙刻、书写的命运?显然,只有一个可能:身体是客体,它承受而不能主动反抗,被规定而无法主动创造自己。

4. 异己的大地。大地是身体的一个重要意象。在现代性发源之际,身体就经常被比作需要发现、开发、治理的大地。视身体如大地,等于说人不是他自身,意味着人要征服自己。作为主体,身体必然要反抗、逃避、解构这种荒唐的征服。于是,人与自身分裂了,他必须与自己作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征服和反抗都日趋激烈。与此相应,深重的荒诞感诞生了,人发现自己对自己怀有深深的敌意。身体正在滑离他,显现为异己的大地。在纪念卡夫卡去世十周年的文章中,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道:“正如K住在城堡山的村庄中,现代人居住在他的身体中;身体滑离他,对他怀有敌意……流放——他的流放——已经控制他——被遗忘程度最大的异己大地(land)就是他的身体。”^{[13]35-36}虽然这种异化感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起源,但其直接原因是认识论维度的错误:身体不是人们居住于其上的土地,而是我们自身,因此,人不能像国王住在城堡中那样统治自己的身体。从这个角度看,本雅明激情洋溢的言说实际上遮蔽了身体的真相。

5. 残骸。在一定意义上,被界定为纽带、接收器、场所,身体已经被清空了。他处于“我”和世界的

中途,是双向的传达者。去除了来自“我”和“世界”的东西,身体几乎一无所有。历史上,人们曾相信身体承载着许多意义。然而,随着对上述建构的解构,它们即使未被清除,也处于瓦解的过程中。于是,身体变成了“一种残余”,是“宇宙、他人、将人与身体区别开来的分割点悉数退出人身后的残骸”。^{[23]5}作为残骸,身体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甚至不过是累赘和异己的大地。苟如是,告别身体无疑比固守残骸更明智。将身体比作残骸,意味着对身体的否定达到了极致:离开了外来的意义,身体就是价值缺席的荒漠,其脆弱品格就会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敢于告别乃至摧毁身体无疑是值得称颂的美德。可是,身体之为身体,在于它是自立的存在,而非外来意义的容器。它固然脆弱、短暂、渺小,但是这种品格的延续恰恰说明“身体的终结”是个伪命题:只要这些品格在,身体就拥有继续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世界就依然是有限的身体与他者联合与“肉搏”的产物。由此可见,残骸意象不能代表身体的现状和未来。与其说这个意象表征了身体的无能,毋宁说它暴露了客体论身体观的荒唐,意味着它已经穷尽了其可能性,应该而且必须走向终结。

三、结语:两类意象的欠缺与身体美学的未来使命

在当代美学理论中,身体意象的命运同样具有悖论品格:随着身体主体观的兴起,有关身体-主体的意象反倒减少了,属于客体系列的身体意象则日益分化和复杂。这其实不难理解:在将身体理解为主体的过程中,人们会力图面对身体自身,而非透过重重隐喻和意象来抵达身体;客体论身体观无法把握作为身体的身体,不能不借助意象和隐喻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随着主体论身体观影响的增强,后者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凸显出来,自然需要依赖运用隐喻和意象之类的修辞学策略。

纵观以上身体意象,我们会发现身体客体论已经难以自圆其说。将身体当做纯然的客体,等于无视其主动性。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理论的进展,有关灵魂实体存在的假说已经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将身体比喻为场所、接收器、残骸显然不合时宜。

不过,当代文化理论中身体-主体的意象同样存在明显的不足:纽带和心脏之类的意象停留在生物学层面,抵抗则属于否定之维;正面展示身体主体的意象还大体上处于缺席状态;作为主体的身体尚未进入大多数学者的视野,少数言说身体-主体性的哲人时常立场摇摆。由于大多数理论家都设定了超越身体的主体,身体的行动似乎总是在响应外来的指令。它被当做被动的行动者。于是,对身体行动机制的研究进展缓慢。大多数有关身体意象的论述都聚焦于身体如何被塑造和身体怎样感觉。在前一方面,“从节食读物到瑜伽指南,从‘整容’和体操录像到健美手册和与身心相关的治疗指南,我们发现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我们身体的作用、健康和经验的理论。”^[24]隐藏于这些理论背后的便是惩罚与规训、书写与铭刻、压制与诱惑等社会学机制,是权力运作公开或隐蔽的轨迹。结构如此复杂的机制和轨迹无疑考验人的心智,显现人的理性智慧。它吸引了大批一流思想家。然而,这些耗费了大哲无数心血的研究敞开的不外是身体客体的轮廓,说的都是身体“被”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讲,由此而产生的复杂话语同样是遮蔽性的。于是,可以寄予希望的便是第二维度的研究——作为感觉的身体-主体如何建构、书写、表现事物和自身。这类研究丰富多彩,标志着20世纪和21世纪身体理论的重要进展。不过,迄今为止,它只涉及了身体的部分活动和功能,仅仅证明了身体具有感觉层面的主体性。当代文化要在建构身体意象方面有所突破,必须超越聚焦于感觉的研究范式,面对身体整全的活动体系——身体在生态世界中的生存、身体的社会实践、身体的理性思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建构与身体的复杂性、丰富性、主动性相称的身体理论。

参考文献:

- [1] 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M]. 顾寿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53.
- [2] 霍尔巴赫. 自然的体系, 上卷[M]. 管士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
- [3] 尼采.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M]. 尹冥, 译. 北京: 文艺出版社, 1987.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0.
- [5] SIMON BLACKNUR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57.
- [6] 约翰·塞尔. 心灵, 语言和社会[M]. 李步楼,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1.
- [7] 吉尔·德勒兹. 弗朗西斯·培根: 感觉的逻辑[M]. 董强,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1-38.
- [8] 莫里斯·梅洛-庞蒂. 眼与心[M]. 杨大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9] 莫里斯·梅洛-庞蒂. 哲学赞词[M]. 杨大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0] 吉尔·德勒兹. 尼采与哲学[M]. 周颖, 刘玉宇,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9-63.
- [11] 亨利·皮埃尔·热迪. 人体作为艺术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94.
- [12]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3] ROD JIBLETT. The body of nature and culture[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14] 亨利·柏格森. 材料与记忆[M]. 肖董,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5] 米歇尔·福柯. 主体解释学[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97.
- [16] 约翰·奥尼尔. 身体五态[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19.
- [17]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8]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 张妮妮,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6.
- [19]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 [20]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城,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154.
- [21] 苏珊·鲍尔多. 不能承受之重: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M]. 蔡亮, 赵育春,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298.
- [22]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72.
- [23] 大卫·布勒东. 人类身体与现代性[M]. 王圆圆,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5.
- [24] 里查德·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M]. 彭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66.

On Subject Theory and Body Image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esthetics Texts

WANG Xiao-hua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 of body-subjectivity,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two series of body images—subject and object—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esthetics texts, reveals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levant soma-aesthetics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aestheticia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ody-subjectivity and construct the body images, which match the complexity, creativity, richness of the body.

Key words: body; view of subjectivity; subject; object; image

(责任编辑 彭何芬)